

# 生 命 之 光

珠

文

人生最寶貴的就是生命，然而生命中最寶貴的却是那無比燦爛的光輝。因為我們的生命中有光就有熱，有了光和熱，便有活潑的朝氣，堅強的魄力；一個充滿了光和熱，充滿了朝氣和魄力的生命，在人生戰場上決定是一個英勇無比的戰士，他無論站在任何艱危困苦孤立無援底環境裡，仍然是一無所懼地勇往直前，他敢于接任何凶惡何一種殘酷悲慘的淒涼景象，敢于接受任何凶惡現實的鞭撻磨鍊，更敢于與黑暗挑戰，向黑暗突圍甚至為了解救那些處在黑暗天日的陰谷裡的廣大民衆的苦難，而努力激發自己生命的火焰，以撲滅整個大地的黑暗，給人類帶來新清而美麗的光明。為甚麼？因為他在自己生命之光照耀之下，產生了無比弘大的意志，不搖的信心，堅強的毅力，和超越的膽量，同時更知道一個人如果沒有遇到苦難的折磨，就和沒有經過碾磨的穀子一樣，終不能露出潔白美好的本質來，一個平淡無奇的生命裡，是沒有高超的理想，沒有偉大的前程，更沒有偉大、曲折、驚險、奇異的事蹟，壯闊的波瀾。因此他敢以向惡劣環境搏鬥的姿態出現，勇於以天下為己任而自居，於是本着愈挫愈奮，愈苦愈勤的精神去擔任無比繁雜而艱鉅的工作，幹着極不平凡的偉業，結果，他建樹了不朽的功勳，創立了輝煌而永恆的生命，在人生短暫的程途上，竟然建築起一座弘偉壯麗光芒四射的生命之寶塔，這寶塔永遠巍巍堂堂屹立于人間，

不斷地放射出強烈的光輝，照耀那茫茫苦海中的孤航者，照亮了在漫漫長夜裡摸索的行人。它——生命之寶塔，好像太陽一般大公無私地把生命中的熱和光普遍地貢獻給整個人群，以它的熱來驅除人間殘酷的冰冷，給萎縮在寒流中的人們帶來無限的溫暖，以它的光來照亮了黑暗的陷阱，趕跑了緊緊包圍在人們四周的陰霾，使昏暗者在迷夢中驚醒，使狡詐者顯出原形，使人間的一切仇視鬭爭，都為他奇妙底清輝所溶化，人間的一切醜陋與罪惡，都為美麗明艷的彩色而感動，同時更能使每個苦惱的靈魂受到人性的撫慰，使那些垂亡的生命，重新挑旺將殘的心燈，把整個民族，整個國家，整個世界從死陰的幽谷中引導到那綺麗的遠景，美滿的彼岸，相反，一個沒有光，沒有熱的生命，自然沒有朝氣。沒有魄力，永遠不能拉開黑暗暗幕，而把寶貴的生命，窒息在沒有太陽，沒有星光的烟幕中迷惑了人生應走的路徑。因此，在物慾之私亂於中，得失之念矜於外的俗流中，跌進罪惡的陷阱，逃不了腐蝕的魔掌死亡的煎熬，生前好像其他植物的生命一樣寂寂無聲地生長、枯萎、凋零。死後生命便馬上隨軀殼而消逝，而與草木同朽，所以能够激發生命之光與否，確是決定人生成敗得失。貴賤榮辱的主要關鍵。光輝的生命，是充滿崇高的尊貴的，光榮的，好像一首壯麗的史詩，給人憶念，也好像光芒四射的燈塔，使人崇拜、仰慕，和愛戀。暗淡的生命，是陰沉的、死寂的、卑賤的，好像一張廢紙，給人扔掉、踐踏、光輝的生命，是永久、不死的，暗淡的生命，是短暫的，幻滅的。明佛洛說：「生命是真實的，生命是誠懇的墳墓，並不是他的終點。」這就是對於充滿了光輝的生命的人，能够留下了顯赫的光輝事蹟，色身雖死，而精神永存的說明。所以一個人不要怕生命的困頓與辛勞，只怕生命之慘淡無光，不怕生命的痛苦與短暫，只怕德業之無成，因此，我們應該緊握着生命的真實不可放鬆，更不可使生命

在無謂的生活中輕輕地溜過，而要好好地發揚我們生命真實的光輝，鼓舞我們生命的活力。愉快、矯健地，勇敢地，迅速地面對現實。朝着人類最高的智慧區域前進，創造，從黑暗中找出光明，從艱苦中找出快樂，從失敗中找出成功，使我們生命放出燦爛的，光榮奪目的明耀來點綴我們的生命，莊嚴我們的生命，才不致辜負我們的生命啊！否則，正如蘇轍所說：「人生于世，不出一番好議論，不留一番好事業，終日飽食暖衣，無所用心，何以自別於禽獸」呢？

但，怎樣才可以激發生命的潛能，燃燒起生命的火花，使自己的生命放射出強烈的光輝呢，這。我以為非從自己心靈上的情、理、意三方面去改良，去發展，去昇華，使我們本身的理性從虛偽之幕中解放出來，使我們的私情衝破人我的界限，使我們的意志從俗流的泥沼中超拔起來，使它們達到智、仁、勇的境地不為功。為甚麼呢？因為我們要發掘生命之潛光，並非一件輕而易舉，一蹴即達的事，所以事前必須具有一般不可磨滅的真正力量才行，然甚麼是真正的力量呢？培根說：「智識就是力量。」亞里士多德說：「道德就是力量」。尼米說：「意志就是力量」，我們果能集合三位哲學家所謂知識力量、智、道德力量！仁，意志力量！勇，匯成一股磅礴的生命力量的話，那就是真正的生命力量了！孔子說：「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不憂，不惑，不懼的力量，不是真正的力量是甚麼呢？但何謂之智？仁？勇？

智：智就是知，但這知並不是普通知識的知，也不是一知半解的淺知，更不是那些不徹底，不真實，而違背真理的邪知，而是具體的知，真知灼見的知。甚麼是具體的知呢？具體的知就是對於一切事物，能知其真，知其實，知其非，知其常，知其變。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又說：「聽其言而觀其行」。孟子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

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然，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這是對於事物直接的觀法。孔子說：「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矣。」又呂氏春秋的八觀：凡論人之通則，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變；賤，則觀其所不爲。這是對於一切人物間接的觀法。我們對於一切人，或一切物，能直接和間接的潛心去觀察，必能洞其假而悉其真的。論語：「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這就是古人給予我們對於每一人每一事必須細察的明訓。因爲世上的事物，大都相似而實非的，如長短經中說：「狙者類智而非智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慧者類勇而非勇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幽秀之幼似禾，驢牛之黃似虎，白骨疑象，砥砧類玉。」假如不加細察，便往往失其真實，所以察亦是真知不可缺少的條件。蘇洵：「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非作於作之時，亦必有所由兆。」中庸說：「國家將興，必有祿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凡事凡物都有他的先兆，只要我們不爲「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必能因小知大，見微而知著的，還有，每一事物，都有其必然的常理，所謂：「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這是物的常理，所謂：「同志相得，同仁相愛，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似，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親，同巧相勝。」這是人情之常，我們

對於人情物理之常，不但要知，更要知其變，如果只知其常而不知其變，就難免流於拘泥，所以我們對於人情物理通通知道了，還要進而以自己的權度，去權度他人和事物的轉變，所謂：「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之有無，料人民之多寡，謀於長短，君臣之親疏，孰賢孰否，與害，謀黨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疏，孰賢孰否，與賓客之齊知，孰少孰多，孰好孰憎，及側執便執，如此者是謂權。」假如我們對於每一事，每一人，每一物，都能够加以權度的話，那自然知此知彼，百戰百勝，所以孟子說：「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因此權度也是獲得真知的好方法。簡而言之，我們須徹底明瞭一個對象而求得真實具體的知時，必須由觀，察，辨微，知常，權度各方面去知對象的真，的實，的，非，的常，的變，在各方面都知透了，才算是具體的真知，不過，當我們對於事物的觀察權度時，必須摒棄個人主觀的偏見和固執純以客觀的態度出現，否則，難免蔽于一己的偏見與固執，那末，雖觀察權度，也難獲得真實合理的至知，所以邵康節說：「夫所以謂之視物者，非以自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之所以能盡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這不是告訴我們要徹底放棄個己的情執，不要爲一時現象所迷惑而遮蔽了自己的視線，然後以純客觀的理性去體會萬物嗎？對的，我們應該以純客觀的理性來體察萬物，所得的才是真知，也即儒家所謂致知。然而，致知格物，所謂：「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由此可知，知，確是儒教立身處世的基本條件，他主張人首先發掘生命的智光，照亮自己生命的途徑，然後循此生命之途去豎立不朽的功勳，奠定垂光百世的基業，故荀子說：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而至於行之，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之。」這不是說明見聞知爲聖之基礎嗎？

仁，甚麼是仁呢？黃石公說：「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韓非：「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善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湯姆生：「仁善的心應不屑那些令別人痛苦的娛樂。」那末，仁應該是對人的一種最聖潔的博愛美德了，難怪韓愈說：博愛之謂仁了！對啦，唯仁者能愛人，且能真摯地愛一切人，甚至愛人如己，你看，二人以上爲之「仁」，這不是寓有人與人間的親善與和諧共處的意義嗎？所以，一個能以仁存心的人，心能竭誠以待人，真摯地愛人，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亦唯有以仁存心的人，才能克己成仁，故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也唯有以仁存心的人，才敢于愛人，敢于惡人，故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因爲他敢于愛其好仁的人，所以使善者喜，而勇于自立，因爲他敢于惡其不仁的人，所以使惡者懼，而愧于不仁，這樣，使人人皆好仁而惡于不仁，推己之好惡爲他人的好惡，亦以他人的好惡爲己的好惡，使人我之見不敵其好惡之情，故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如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見之也！」現在社會上所以沒有正義感，原因是人類失于仁心，不敢惡人，不敢好人，明知某人是國家的公敵，是團體的罪魁，但畏于他的權勢力，所以在心坎裡縱然厭惡他，但在外表上仍然要欣然趨奉他，歌頌他，羨媚他，因此，使壞人能在廣大群衆中得意橫行，明知某人是好人，但由于羨妬的交織，或由他處境的惡劣，即使心坎裡暗地歡喜他，敬佩他，但外表上仍然要冷落他，疏遠他，這麼一來，使賢者日益隱，而讒者

日益揚了，而社會也因此演成趨炎赴勢的洪流，於是洪流泛濫之下，埋沒了社會的公理，埋沒了人心的正義，給人帶來了無邊的委屈，沉痛與不必要的苦難。如果我們要枯涸人間趨炎赴勢的洪流，撲滅人間的不平與苦難，必須要掘發人心中的人心，使人類大義炳然，好惡分明，然後真心而顯明地去愛人，去惡人，愛其所當愛，惡其所當惡，使好人解除了讒妬所給予的委屈沉痛，而受人歡喜，而善道發揚，壞人揚開虛偽的面具而顯露原形，使人厭惡而滅跡匿跡。這樣，社會上就可以公理重整，正義永存，而前途自臻光明，風俗自臻純美了！

雖然說：「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但我們知道，一個真正以仁存心的人，他所以惡人，不過是惡對方的不仁行為吧了，並不是惡不仁行為的人，相反，他因為對方的行為不仁，而傷心，而難過，而無刻不欲以仁愛感化之，使對方能知過自新，以返于仁。所謂：「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詠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所以古人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假如有所惡的話，就不會己立人，己達達人了，現在正因此他視同仁地愛一切人，所以他欲立一切人，欲達一切人啊！欲立欲達謂之忠，立人達人謂之恕，一個內具忠而外具恕的人，不僅具有弘大的責任感，同時更有豐富的同情和無比的惻隱心，於是在弘大的責任感驅使之下，必竭盡己力來為人類創造充足的生活資料，為人類創造安全的生活環境，使所有缺乏生活能力者，自能幼有所養，老有所終，鰥寡孤獨及一切殘廢者各遂其生，各得其所。乃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地不斷為人群服務，在他豐富的同情心和惻隱心蔭庇之下，他能寬恕一切人，即使有人攻擊而陷害他吧！但他却反之于己，誠如孟子所說：「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

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其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所謂：「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樣不斷地反求諸己：「有諸己，然後求諸人，無諸己，然後非諸人。」同時推己及人，譬如自己肚子餓了，覺得很難過，就想別人的肚子餓了，也很難過。自己被人侮辱覺得很難堪，就想別人遭受侮辱也是很難堪，自己受到人壓迫覺得很痛苦，就想別人遭受壓迫也是很痛苦。因此，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所謂：「所惡人之加諸我者，我亦毋加諸人」。反而積極去發展人類的寬恕與博愛，同時，自己其有甚麼慾望就想別人也有同樣的需要，自己其有甚麼慾望就想別人也有同樣的需要，自己的老應敬，尊應恭，幼應愛，他人的老亦應敬，他人的尊亦應恭，他人的幼亦應愛，因而積極去發展「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服務精神。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韓詩外傳：「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還有，內心蘊蓄着仁愛的人，必定很講究禮貌的，所以孔子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又云：「禮之用，和為質。」這是人對人的態度。曲禮：「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詞，安民哉。」這是說人類社會和平相處之道。「禮從宜，使從俗。」「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這是處世的態度，然而我們對人處世的禮貌就是本乎仁，不仁則無禮，不知禮，則無以立，故子曰：「人而不仁如禮？」還有，一個以仁存心的人必然是大義炳然的，他往往能犧牲自己，捨己為群，故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總而言之，仁是甚麼？仁，就是博愛，真誠，忠恕，禮義各種美德的綜合體，我

們具足這樣種種的人生美德，就是一位志士仁人！

勇：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這顯明地告訴我們一個仁人君子的勇是有異于匹夫之勇的，匹夫之勇只圖逞一時血氣之強，每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便怒不可遏地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更無暇顧及後果如何。這是真正的勇敢麼？不，這只是小勇，是不智無謀的勇，這種勇，是不足以取法的，然則怎樣才算是真正的勇敢呢？真正的勇敢是「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一個仁人志士的勇敢，完全是由他所挾持者甚大，而意志甚遠的支持，而這甚大甚遠的意志，就是開拓人類精神的空間，激發生命之光輝的意志，我們若欲達到這偉大的超越意志，首先必須在道德上立志，在學問上立志，在事業上立志，務必使自己度量寬博，胸懷坦蕩。而獲得高尚的精神生活。使自己的思想、學問、知識不斷地改良，以獲得真實的知能，使自已以下為己任的事業蒸蒸日上，獲得輝煌卓越的功勳。故蘇軾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志不拔之志。」不過，我們知道，道德上、學問上、事業上的志願，如果愈遠大，則必然愈難實現。可是，仁人志士們深知這些志願不過只是難以實現吧了，並不是絕對不可能實現，只要經過一番苦寒徹骨，自然開放出燦爛清香的梅花的，所謂「天將降其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苦其體膚」結果，必定有苦盡甘來的一天，因此，他們，並不懼險難，不畏困難，不怕苦難，而抱着「志之所趨，無遠弗屆，窮山距海不能限；志之所向，無堅不立，銳甲精兵不能禦」的信心。本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的精神，離世異俗，獨行其志地勇敢向前。造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亡其元」的境界，勇于接受貧窮潦倒的磨折，勇于忍受一切逆來的苦惱，使自己德業的莊嚴，學問的莊嚴，事業的莊嚴，在苦難磨折中，慢慢增長，漸漸實現。

雖然實現的是那麼有限，只要志願是無限，我們的胸襟度量，與精神空間，也會隨着志願體證無限的，一個人能以有限而體證無限，以體證無限而承擔有限，就是至大的莊嚴，也就是至大的勇氣，詩云：「王赫斯怒。愛整其旅，以遏徂莠，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日，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引於天

## 覆 文 珠 法 師

莫麗嫻

文法師：

去年的樹刊裡，有您給我的一封信，承您的同情和鼓勵，使我快樂極了！那時因為我沒有什麼意見，所以沒有答覆您，抱歉得很！本年八月四日接到您寄給我正心佛學院的畢業紀念刊，不勝感謝之至！

在畢業刊裡，可以見到我師等求學的精神，護教的熱忱，和良好的收穫，這都是發菩提心所得的碩果。畢業刊的內容充實，文字優美，就「時的剖視」來看，富有學術性的研究，確是一篇偉著。尤以「建立二十世紀的新佛教」一文，見地的高超，思想的新穎，立論的正確，度人的悲切，文字的動人，可謂語重心長，無美不備了！此刊寄到，家父首先翻閱。他說他平生為國家民族痛哭過三次，自信從今以後不會再哭了，那知他一面在看着您的大作，一面不停地在抹着他底老花眼鏡裡那如泉湧的淚水！最後他呼了一聲「文珠萬歲」！可見您的文章多動人呀！

從前，我寫「寄給本刊編者的信」發表以後，曾經收到不少關懷佛教女眾的信，供給許多寶貴的資料，可是我這個能說不能行的笨東西，又那裡會攪出什麼名堂來呢！現在女子佛刊真的在暗空裡，霹靂一聲地出現了，它為佛教女眾出了一口氣，它在佛教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多

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仁人志士，並不是為了個人的利害得失，便「撫劍疾視，彼惡敢當我哉」的匹夫之勇，而是為天下之群衆的利害得失而奮勇，而赴湯蹈火，甚至勇于犧牲小我的生命去成全大我的生命，因此，他們流芳百世。光照萬年，所以這裡所說的勇，並不是小人之勇，而是有智、有仁，以天下為己任，勇于搶救天下蒼生的大勇啊！

(下期續完)

愜意啊！不過，它現在是個紀念刊，我很盼望我師在可能範圍內，儘量繼續辦下去，把這次的紀念刊，變作無量次的紀念刊，把無量數佛教女眾底心聲，一滴一滴地印下來，那不是更有意思麼？

讀了您的大作，真有「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之感，本來我是不敢班門弄斧的；然而，佛法是平等的，我師是慈悲的，那我就抱着愚者一得的信念，不嫌望一漏萬的寫一點關於弘法的意見，請您指正！

佛教的真理到了今日還沒有敲醒世人的迷夢，大概是佛教徒對於宣傳方面沒有注意所致，我以為每一個信徒的家庭，應要有佛化的濃厚色彩，使那些未聞佛法的人踏進門來，便給他一種深刻難忘的印象。無論在客廳裡，寫字檯上，甚至臥室，都應該擺着或掛上各種佛刊，及有關佛學的書籍。小朋友來了，可以跟他們講佛教故事；親友來了，可以跟他們講佛教對我國的偉大貢獻和近代歐美各國重視佛教的現狀；知識份子來了，可以跟他們講佛教的科學化，哲學化，理學化的偉大學問；老太太來了，可以跟他們講念佛的好處，極樂世界的可靠，觀音菩薩的靈感。總之，談話當中三句不離本行，我想這是佛徒應有的態度和責任吧？

各地佛徒要結集一班同道，組織一個家庭訪

問團，一方面可以互相親善，一方面可以宣傳佛法。這些工作是在星期日實施。到了某一個道友的家裡，並不要什麼招待，只要有茶喝，或是一點水果和花生米就好了。我們所講的是佛法，並且各人發表各人的意見和最近的心得。小朋友湊熱鬧來了，給他們一點糖果，講些故事，教個歌兒，鄰人來了，講些佛教的好處，這樣有說有笑，同道們不但感情得以聯絡，就是人家看見了也會羨慕佛徒是仁慈的，團結的，積極的，正信的，愛國家的，發揚文化的，於是心生景仰而皈依佛門，您說好不好？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現在弘法方面，似乎不能專講理智，因為人類的程度日日低落，幾乎沒有理智可言，試看看社會上對他人，對自己的稱呼，就可見一斑了。本來對他人的稱呼是要尊重的，對自己的稱呼是要謙虛的，但是現在往往有不少的人，稱呼他人的父母，開口就是您家父，您家母，反而稱自己的叫「我的老太太，我的老太爺」，稱自己的妻子做「我的太太」，稱自己的兒女做「我的少爺，我的小姐」，那不是笑話嗎？可見現代的人，不但程度低落，理智漸失，而且輕人重己的劣根性，居然從內心而出諸口，我們處於這個潮流，假如光是重理智，不如多向感情方面着想，來得更應機吧？

人所共知，洋教本來是沒有教理可言的，因此他們就儘量向感情方面發展，結果獲得了大量的教徒，您看，感情的作用多大呀！佛教本來素重感情，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的四攝法，但是佛徒捨而不用，使人欲進無門，心灰意冷地，一溜煙跑到別的教堂去了，於是到處破壞佛教，這是一件不可補償的損失！

然而，一般人又怎會分辨出什麼是真理不真理呢，只見人家的表面做得光光滑滑，漂漂亮亮，就以爲是真理了，所以我說今日在弘法方面，要注重感情，那就好了。

以上東拉西扯的寫了一大堆，我師不會見怪吧？夜深了，改日再談，還望多多指教！敬頌  
慈安  
弟子莫麗嫻頂禮八月十五日